

唐鑑音註

秋

冊數	第	部	部
	昭	和	年
			月
			日
	滋賀縣立膳所中學校		
		冊	號
			部

1331
vol 3

國	
種	
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
帝權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
之元平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
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
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
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爲

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
以爲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爲希烈所留真卿
叱責之竟爲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

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暴露也

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

佞好呼報切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

得乎此音 韓愈論於八十三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
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
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
環淮寧之境沔弼充切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
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
道糧仍給其家一人無三二人之給故將士利
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
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

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
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人人室廬計
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宅資者出錢動數百
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
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
錢給宅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
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
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

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也夫牀者膚之所依也

剝狀不已必害於膚剝民不已必害於君

故象曰切近災也見上德宗有平上海內

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速則不達不務養民

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

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

戰不息者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有意意外之

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
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
曰無紓目前之慮紓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
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

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
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死之
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
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
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
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
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
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

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

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

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

仕音

陸贄論

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
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
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
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

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
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
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
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
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漕水詔京兆尹
王翊犒師唯糲食菜餼衆怒蹴而覆之遂作
亂遷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

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儼質矣不稅汝間架
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

大澤

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爲左右校尉至

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北爲長

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

不相保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

應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有

舌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

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

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

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

四支而禍發於頭自兵革既起天下之變

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

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

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

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

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
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有左右

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檢

人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
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一干戈虎賁百

人以逆周家以為天子心膂介牙者太公

之子也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

侯徃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

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群

駟知禮故可用也史晉世家至漢之時宿衛者

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

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

者其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
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
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
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
前之失委之官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
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
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
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淫帥
坐第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
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
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
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謀
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
援有上言朱泚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
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

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
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
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
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謁忠奉迎
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
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
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
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

軍吳澈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
李楚琳掌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
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
蕭復遷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
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
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
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
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儀大夫

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
陷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
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
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
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君綺切
備引也且
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
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城曰自
泚圍城斬乾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

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
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可破也杞曰陛下
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
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
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
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
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

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
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
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
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
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
旋踵而踈斥之踵足後也杞幾亡社稷幾平至
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聲鮮
有如德宗者也鮮上平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
侍郎系為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
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
冊文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
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
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
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

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决者耳
引决自有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
經也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

健步出城覘賊覘瘼廡切視也其人懇以苦寒為辭

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儒下音跨帝為之尋求不獲竟

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米不精也音

厲又叩葛切脫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

史記

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史謂曰朕以不德
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
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
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

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

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

舊物先是夏以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况以天下之

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

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

財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王不

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以為人主可欺天下

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

欺其隣里况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

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

國宜哉而向之所積反為盜資貨幣而出
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
蓋以此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鼻自致亂鼻音

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

略曰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

惡者陛下先去之惡烏故切欲惡與天下同

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

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唐鑑卷之十四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
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
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
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
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
左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
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
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

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
罕能慎密例有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
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太抵皆是
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
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
納贊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
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

唐鑑卷之十四
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湮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轉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

直
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階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真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認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帝頗采用其言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已見前上卷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為昏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刻其大略刻下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賴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

頌

衆論誼騰亦各祀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

司馬白志負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

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

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

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

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

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五

今吾於人也聽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及而
其言而觀其行
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
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
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息縱橫此屬但應掌官
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
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
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備

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
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
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
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徃徃奏留復
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
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爲之悵悵
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

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爲
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
憚而不爲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
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
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糅音忠
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
杞踈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

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寧
蓄諸心曖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
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其菑菑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
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
經久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又

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
迂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底之贊極言杞姦
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
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息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

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

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

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也詩曰將恐將懼

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

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成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
梁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
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
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
朕過失有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

奏極諫帝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

聞其忠言嘉謀揚至孝言合稷契之謂以

交脩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命傅說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

音貽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

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

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

公輔一諫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
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

有邪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

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

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

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官闕有昆險遠來赴行

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

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
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
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
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
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
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字謀吞衆略有
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

是古訓經作曰是
爲是

有在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
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在忠蓋者憂於見疑
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
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
幸甚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
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
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

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詩

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

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

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贄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瀕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入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真凶易師卦六五爲師之主制師之

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

日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

在擇人而委在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

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

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

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

巨

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肉人贄

上奏以爲今臣益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

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

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

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

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

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

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優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優詞起作後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游在無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游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

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
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
士其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
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
事乎此最當今之太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
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
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
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

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游賞常臯此朝廷
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
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
一為密耶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
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
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其
實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

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
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
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
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
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
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
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言民以其愁苦

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

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

甚矣其血氣必以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

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

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若昔大猷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燧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

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不已初晟

唐鑑卷之十四
既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
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
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
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
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
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
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大
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

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
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
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
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
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
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
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
曰李大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

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
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
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
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
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
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
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韞遊瓌表言虜劫

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
且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
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太安園多
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太安園謀因倉
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
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
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

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城而止
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
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
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
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勲賢憂懼不保朝夕
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其言則推誠而
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

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
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
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
楊用善不明
用心不以剛健
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
其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
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
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

科

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
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其平章若各有所主
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
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

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

管惟百夏商官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禮

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夫

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是以治出

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

無為而治語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

也欤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矣已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

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已臣亦以為政在

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也無所任責

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

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利

休

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
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
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
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以成功如欲誓
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
矣

郢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王淫亂且
爲厭禱帝大怒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

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邨告之
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
有一子奈何一朝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
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
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
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
盡言泌自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

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同上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已任

其知相之職業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綱目三季泌自陳衰老乞更除相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

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

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

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

貞元三年六月李泌同
章事

建中九年術士預請城奉天
建中四年冬十月未嘗上如奉天

人皆可以言也。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惡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自君臣而言言之為君，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

孟離婁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

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孟盡

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正命也。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

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

見上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

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

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
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
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
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書西伯
戡黎西
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王曰云
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謂紂夫為人
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
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
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
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
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
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
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
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
自以愈疑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

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

決策於九重之中

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

雖有方

叔召虎之臣

周宣王臣方叔召虎

不得有便此非敵

國之所敗乃人主有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負欠八百餘萬緡抽貫二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

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污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

陞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記大學生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

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王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

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

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偏音逼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記禮運禮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

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小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必無稱可群臣一經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群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二

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
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怨
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語十二仲弓爲季

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知人其舍諸

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

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
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爲天下
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
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及之足爲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請兩稅以
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
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
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續布帛嘗有禁人鑄錢

而以錢爲賦者也

續音曠

今之兩稅獨異舊章

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給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賤錢折爲布帛之數

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無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無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無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

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
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疇抽空
大東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杼盛緯器毛氏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

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
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
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
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

羨餘羨延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

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
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
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
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
頗知其詭矣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
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
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

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
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
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
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
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
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
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王戌贄罷爲太子
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
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
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
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狡姦也必
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
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
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猶責人以備責人以備憬其爲誅首歟

唐鑑卷之十五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請陸贄李元張滂等失
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元
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
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
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
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
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

子詞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

見昌黎文集

當城未

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
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
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
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楊雄曰或問賢曰
爲人所不能揚重黎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
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
元成有待而爲之者也過裴延齡爲相救

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
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
舌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少也
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義亦甚哉
十一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爲神策護
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
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

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

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澳傳爵賞刑罪人主之柄其可

以假入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

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

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

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

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

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宜歛觀察使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募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

亂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

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

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

以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

大務聚歛政吏駢惡揚先知政吏駢惡三勤也紀綱大壞

德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

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

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

入寇者帝愛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

場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唐本紀贊德宗

猜忌刻薄彊明自在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

愈然必有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已

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之

終不由已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

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下月

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

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

改為好之而無已也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美武

公也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

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

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揚曰敝弊也國人愛之服弊則改而為新之

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

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

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好，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帝自陞贊，聚官尤不在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早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

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爲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卒至六刻，語笑欵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

惡，烏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辨給之士易親。

給，捷也。易，音異。貞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

孟公孫也。阨，窮而不聞。小人常得志。

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
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
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畢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二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
毋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

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

古有墨衰從事者衰方未聞駙馬起復尚主

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

曰人間多借言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

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
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
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
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
婚平並奏請帝指之穴以葬示
士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
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
之初勳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

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
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官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
直比歲以官者爲使使去聲謂之官市抑買人

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
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
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
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

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千萬家無主著生業著直略切仰官市取

給帝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

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京師者諸夏根本

天子所與其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註鄭氏曰愛

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

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在官官是以弊政至於

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爲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

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悞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池回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群臣故不分

枉直

語十一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不辨是非而其心

常與宦者如一踈群臣而外之雖有實言

而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

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

如木之有蠹

蠹蟲傳之也蠹音妬

人之有膏肓之疾

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末至公夢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杜氏曰肓萬也心下為膏楊曰此

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

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

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

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

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

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

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

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愛厚

之薦於帝以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
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
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
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
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
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
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激水縣
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
喪師者喪去聲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
猶循覆車之軌前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
將帥而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
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
必監之監如字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
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
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宙因討吳少誠大

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

漢南之志專以慢上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

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

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

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

洪太重帝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

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較下怒已解

奏留為判官六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荆平藩鎮之志其明

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

剛有血氣之剛語十、六血氣方有志氣之

剛孟公孫丑其為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

匹夫之勇敵孟梁惠文王之有天下之勇勇文王以

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武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

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

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儼為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儼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

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

辭之晉國語史德宗與藩鎮之臣乃以貨

晉世家

利雖為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為掩其
敗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
同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
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必誠其功大矣何必
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蒸民詩云

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
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
平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又音奇賂數十

萬薦之於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塩鐵轉
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
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
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

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
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塩鐵之弊因言錡不
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
鑿阮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阮中瘞居遠近
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鳥故

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非特以告錡也
錡天下之口而長長丁實德宗

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
善棋俱出入東宮娛待太子叔文詭譎多詐
太子嘗欲諫官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
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
宗言其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
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諫柳宗元劉

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
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
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

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前賈誼傳古之

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之以禮選天下端士
孝弟博聞有道者以備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
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

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
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
人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
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
况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
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挑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昔之人君疑賢者
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

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一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度使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右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史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

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
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
之柄也前韋澳傳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不有而
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
賢人圖事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
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
蒼粹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

草遺詔

倉猝與倉卒同

官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

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廟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
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
侯相康王憑王凡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
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

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
逃頹水相被冕服憑几乃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
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
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保爰齊侯
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
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
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
觀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其
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

取諸官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
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
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
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所以爲萬世
曰顧命書即遺詔也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
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
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
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

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

宗亦寢疾彌留書顧命病且臻既彌留也中

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

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

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

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

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

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

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

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說見史秦

紀及李斯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

唐為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

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

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二一曰姑息藩鎮唐本

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二
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曰委任宦者如用劉真去二曰聚斂貨財

如借商錢稅商錢茶竹木本夫志大而才

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

孟盡心尊賢使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

能俊傑在位易繫辭惟幾初欲削平僭叛割

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如

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

其窮窘則聚斂措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
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
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
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
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言詒唐鑑卷之十七
 出定之立卒以美三
 德宗春朔不賦其
 命及而刻愈烈
 其證

東萊先生言詒唐鑑卷之十七

賈復以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塩
 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
 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
 能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
 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

之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各象曰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入所執下也易

卦九三二五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皆言

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見前杜佑以舊相

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

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

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

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

叱直省直省懼入自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

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

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

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

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

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

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語

四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

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孟盡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

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

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

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

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

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

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

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

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

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
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
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夏
馬掌邦國之大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
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
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

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
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並見至於不可制人
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
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
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
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
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

勤固不可有暇有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
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宋
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
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
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
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
譏於後來其耳目眩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

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
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
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

能及故自親事

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官

之中於明

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

同上錯

刑名於

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

或藉其說以誣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

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
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
引其類前劉向傳對賢人豈不易而有成
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
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
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
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
哉

三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
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
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
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
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刪暮
戒比得上達比毗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
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
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
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
我不以舜之聖而未其臣下如此恐其不
可弼也况於後世之君乎臣
十一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
進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

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群臣其
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
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
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厥德毛氏云聿遠也 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
求尚王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
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
多真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
云帝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
以義輔正我無得而從我違而退有後言
我不以舜之聖而未其臣下如此恐其不
可可弼諫也况於後世之君乎臣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
進諫者猶徃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

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群臣其
有意於自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
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文王聿修厥德詩王
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憲宗有焉
厥德毛氏云聿遠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
求尚王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
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

卿所知公王適季友恩禮甚盛頓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人朝謝恩頓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頓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頓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在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已任
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
至者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
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
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瑄者
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
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

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瑄薦藩有宰相器帝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二月
罷綱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綱以忠直相
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
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

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官人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為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己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紀二十一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二十一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二十二年

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二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十二年令民無出田稅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賞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葺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瑄李絳以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

奪裴瑁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
卿李拭奉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
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
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
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

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
之不可將哉將去聲而必將承瓘是不能

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

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爲之
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
不可不慎其在己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
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
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
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群臣見

唐鑑卷之十七
十一
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誦蹠之人
手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
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
思之河北之勢與一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
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
李錡獨生在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以貨
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
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

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
累代煦嫗之恩嫗於一遇切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
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鄰道平
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
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
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
窺窬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
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

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
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
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
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
難攻亂日淺者治之亦易亂日久者除之
亦難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宣
王能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其為之有本未圖之有

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
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
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
士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
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
統也陛下忍心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

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
大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
支使李元素塩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
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
膺楊贊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
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
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

然其群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
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
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
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
知也

國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
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
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

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
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
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
兵畢力再舉海河鑿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
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
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

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
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
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
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臣用傳說者高
宗之功傳說高宗臣用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
亂臣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顛闞夭及文母十
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成王叔父未
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

承璫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

相書酒誥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

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能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也其稱

中宗曰嚴恭寅畏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良祗懼不敢荒寧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同上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皆言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夫為

翼昭事上帝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

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

諫而不敢盤于遊畋書無逸其可謂賢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畢

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

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踈小人日

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遂易其心哉

易如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

其言孟公孫在官守者不得其職君從

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

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

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

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

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

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

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

正厥后克正

書周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有聖夫能

未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

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

命說音悅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

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

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

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

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

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頃入

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頃大

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

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

易繫辭何以

不聞以

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

書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泰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

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其言刑在人而

不在已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

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

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

語十

憲宗懲

干頤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

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

且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

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

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

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

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

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

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

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郟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

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

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

宗御失其道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

狙詐咸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

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

昧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

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
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
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
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
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

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知人其捨諸

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

外雖怨不棄也

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其行

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

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

記經解猶衡之於輕

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

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

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

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

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綱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奸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語

六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度切

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

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此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

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
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
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
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
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
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鼎卦聖人亨以享

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

曰周爰咨詢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詢周爰咨度

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
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
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
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
則勿任任之則勿疑並見前註置相者當擇之
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

有可托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蒙蔽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

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

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卒終也併力淮

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

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

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

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

獷戾之俗獷也為驩虞之民孟盡心王者之民驩虞如

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曰人君之職天下其夫也其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

所與問訊書，少誠東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全義書云。破蔡州，曰：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中土風俗，積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然其地雖入，其心不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

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

書臯陶謨

一日二日萬幾安國云

兢兢業業，危懼也。慎其所以守之者

也。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爲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

皆辭疾不見鄘固辭相位明年以鄘爲戶部

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前賈誼傳疏舉管子之言管牧民篇

國有四維禮不踰重義不自

從事廉不蔽惡恥不從枉夫士之有恥

所以重朝廷也况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

恥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爲

垢汚卒辭相位可謂知耻者矣若夫爲大

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

鈍無耻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後戶部侍郎判度

支皇甫鏞衛尉卿塩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

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

結吐突承璀九月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

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

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

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未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

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梁惠上猶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募徒，蔡鄆用兵，以來帝

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
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不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

大禹之德也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

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

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

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

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

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

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

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

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

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

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

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王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爲法者必

關盛衰

揚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閱盛衰也

使一縣之衆必

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

善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臂指之相使矣

唐陸贄傳

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

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

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
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
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
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
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
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

乃杜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
昭焉可睹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
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
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孟公孫丑聖
人復起必從
吾言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
徃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

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
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
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爲太子帝不許
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
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
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
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

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

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

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爲陳弘志所弒年四十

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
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

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後文宗謀

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變起禁門尤側目

於史官故宜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盡除之

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無疑

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畢

